

夏荷飘香

炎热的夏季，路过小池塘边总会被一抹亮丽的粉红色所吸引，很多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只是一朵小小花苞，而当再次路过，她已经舒展开了纤细的手臂，吐露着黄色的花蕊，迎面朝我打着招呼。

夏天的特色是荷花，周敦颐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写足了她的品性。我也爱她，但我爱的是她生得热烈，顽强而不张扬，出生于淤泥当中，却长出了靓丽的花朵，给观望的人美好向往，纤细的枝条尽显了她的亭亭玉立，炎热的夏天看见她，心中仿佛被微风轻轻拂过，消除了烈日当空的烦恼。

夏天的某些小池塘有时布满了淤泥，那些淤泥在烈日的照耀下，有时会散发出阵阵臭气，迎着风吹过来的时候，是有些难闻的，但倘若你路过时先看见的是满池塘的荷花，那些被淤泥所困扰的阴郁则迎刃而解，当你驻足观望时，你又会发现每一株的形态都不一样，于夏天的清晨，淡淡的薄雾萦绕在池塘水面上时，荷叶隐在雾里，荷花探出头来，轻轻地向你打个招呼；正午时去看她，在阳光的照耀下，荷花的花瓣上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勾勒出花

瓣的模样；而到了晚上，夕阳西下，这时你再去看她，原本高昂着的花瓣此刻却有些微微低垂，却尽显温柔，一天的站立并没有使她丧失生气，反而极尽柔美面对世人。

有时在一些水面清澈的池塘中，还会看见金色的锦鲤，它们有时游入荷叶底下，有时跳起来，与荷花来一个亲密的拥抱，花儿姐姐也不会吝啬她的温柔，凋落的花瓣落入水中，也就成了鱼儿们的吃食，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一方池塘中的生命体系，包括莲蓬中的莲子也供给人们品尝，她的爱也是无私的。

我喜欢日暮西垂的时候去池塘边欣赏她：早晨的生机勃勃，中午的昂首挺胸，晚上的她，在同样温柔的夕阳底下，更是显得像一位乖巧的少女，同时夏日傍晚池塘边的风刮得很轻，氛围感也很足，经过一天的沉淀，这时候的她，香气更为浓郁。我带着老婆和儿子一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欣赏，都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儿子喜欢荷花生得漂亮，渐变的粉色与细长的花瓣是独树一帜的；而老婆爱荷花是因为荷花的药用价值很高，因为莲子也是一种美味；而我对于她的感情，是从这一方

小小的池塘开始，到她周围的万物，无一不彰显着她的美好。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花朵有很多，而她在夏季最为常见，也给不同性格不同年龄段的人，带来不同的感触和思想，这也许就是她的本领所在。

炎热的夏季，总有她为我拂去心头的烦闷，“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我爱荷花的模样，亦爱荷花的品性。有时我常常会带上画板，来到池塘边，摹出她们的样子，但是落笔后又觉得即使技艺再精湛也画不出她在我眼中生动又美丽的形象，再好的摄影技术也只能留住她的外表。于是每一个夏天就成了我最期待的季节，从她由一株小小的花苞，逐渐绽放出属于她的光彩与美丽，就好像我与她一起经历从初生到成长，慢慢见证了整个夏天的精彩氛围，直到落幕时，我也与她同在。待到荷花渐渐凋零，池塘中只剩下枝条，与夏天精彩的氛围不一样，这时候的池塘尽显孤寂，而我并不因为与她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再相遇而悲伤，反而是期待下一个夏天的会面，那时又如老友相见般，畅聊一年的期待与收获。

林钊勤

卖西瓜

傍晚，高温依旧不愿退场，风也不解风情，吝啬地不肯吹来一丝半缕。小巷的十字路口，停着辆皮卡，车厢里是半车滚圆的大西瓜。

“西瓜，西瓜，减价啦！”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子站在皮卡旁，头发像刚刚洗过，湿漉漉地趴着，沙哑的声音，透着疲惫和焦灼。

“多少钱一斤？”一对衣着考究的中年男女走过来，女人问。“一块。来一个吧。”“不贵，那边的要一块五呢。来一个？”女人扭头问身边的男人。“来一个！”男人毫不犹豫地说。青年男子见状，麻利地从车厢里抱起一个西瓜，左手托着，右手四指并拢在上面快速地拍了几下，砰砰砰，西瓜发出清脆的声响。“不甜不要钱。”腰一弯，西瓜稳稳地坐在了地上的电子秤上。

“爸爸，我饿。”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光脊梁穿花裤衩的小男孩，睡眼朦胧地站在了一旁。

女人这才发现车厢下面铺着张小凉席，小男孩是睡在上面刚醒来的吧。

“十二块四，拿十二吧。”青年男子瞥了眼电子秤，嘴里利索地报着价，似乎没听见小男孩的问话。

“爸，我饿。”小男孩提高了声音。“好好。这就好。”青年男子直起身，不失时机地又喊：“西瓜，开封西瓜，便宜卖啦！”顺手从车尾的钩子上拽了个塑料袋子，当空一抖，腰又一弯，眨眼的工夫，滚圆的西瓜躺了进去。他右手提着塑料袋，左手托着，举在了男人跟前。

“码呢？”女人问。“这儿。”青年男子拽起了垂在另一侧车尾的二维码。

“爸，我饿。”小男孩不屈不挠。“好，这就好。爸给你拿烧饼吃。”

女人看了眼小男孩，怔了一下：看身高，不超过六岁，正是在妈妈的怀里撒娇的年龄。

“已收款，十八元六角。”青年男子脖子上挎着的小黑包里传出来一个甜甜的声音。

“说好了的，一块钱一斤，您这……”青年男子不好意思地说。

“快给孩子拿烧饼吃吧。”女人说。

青年男子三步两步绕到车前，拉开车门钻了进去，随即又跳了出来，把一个烧饼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一口咬下去，烧饼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弯月亮，这口还没咽，又低头狠狠地咬了一口，烧饼上又留下了一个弯月亮……

“看把孩子饿的。”女人心里泛起了丝丝的心疼，“孩子妈呢？没出来跟你一起？”

“没有，今年种了十几亩西瓜，我出来卖，她在家卖，都出来了，地里的谁要是卖，就卖不成了，这是老大。”他指了指埋头吃烧饼的小男孩，“还有个老二跟着他奶奶在家。”

“爸，我想妈。”小男孩听见说妈妈和弟弟，停止了吃烧饼。“好好，快些卖完了西瓜，咱就回。”青年男子头一扬又喊了起来，“西瓜，西瓜便宜卖啦！”

“为什么这么着急便宜卖？”“刚才孩子妈打来电话，孩子奶奶生病了。”

男人看了眼女人，女人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女人心软，定是想起了他们年轻时创业的不易。男人忙放下手中的塑料袋，喊了起来：“西瓜，卖西瓜！”

女人向男人投去满意的一瞥，也喊了起来：“西瓜，又大又甜的西瓜！”“来个西瓜吧，家里的老人病了。”她热忱地向路人建议。“来一个。”“我也来一个。”

……

不多时，小皮卡前围满了人。

不知何时，一张纸板高高地挂在了车厢的前栏杆上，上面写着几个粗壮有力的毛笔字——生活很苦，西瓜很甜！是不远处一直关注这边动静的“四季果蔬”的老板写的吧。是啊！生活虽苦，但西瓜很甜。更甜的是人心！

魏霞

小堤上的纳凉时光

在我家的房屋后面，有一段长长的坡地，我们村上的人们称它为“小堤”，据说是民国年间为了防止土匪抢劫修建的土墙，也有说是为了防洪水的。小堤紧挨着我家的房屋，可以说是唇齿相依。

时过境迁，到了新社会新时代，村上的人们一不用担心被土匪骚扰，二不用担心洪水来袭，但是小堤却像一个已经暮年的老人，依然发挥着它的余热——它成了夏天乡亲们的避暑圣地。

我小的时候，家用电器还没有普及到农村。一到夏天，闷热得要命，人们要么洗澡，要么扇蒲扇或纸扇降温。但是这些降温措施只是暂时的，初夏还可以勉强应付，入了暑作用就不大了。此时小堤便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小堤地势较高，四面空阔，不论刮什么风向的风在上面都可以感受到凉爽。于是，中午的时候，我家的两棵大槐树下便蹲满了人，他们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吃完饭把碗往旁边一扔，也不洗，继续蹲在那里乘凉，有时候蹲累了，就会四下找砖头想坐一下。这时候如果刚好被我们一家人看到，就会拿出父亲编的草墩让他们坐。

还有那么几个不怕困的，找两块砖放在中间，乐呵呵地打起扑克来。

到了晚上，小堤上是最热闹的时候。村庄被太阳晒了一整天，暑气没散，把整个村庄笼罩起来，就像一个闷葫芦。人们吃晚饭时往往是汗流浃背，到池塘里洗个澡也管不了多大一会儿，无奈之下就只有再次来到小堤上。

端着一大瓢面条的堂哥（我堂哥能吃，用碗装一碗面条不够吃，他



又不想跑腿，就用瓢来装），拿着一只小凳子的二婶，扛着椅子的三嫂，一手拿着扇子，肩上搭着手巾的干妈，纷纷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了。大家在一起“黄嗒嗒黑嗒嗒”聊着漫无边际的闲话，享受着小堤上微风带来的凉爽。

不知不觉间，天已经很晚了，有人干脆回到家里拿一条草席，一个被单，一个枕头，睡在小堤上，有的则拿着来时的东西回家了。不久之后，小堤上安静下来，能发出声响的是微风拂过树梢的声音和熟睡人的鼾声以及草丛里小虫的鸣叫。天上

的星星眨着眼睛，似乎已进入熟睡者的梦里。而这种时候我们一家人是不用出来的，我们只需打开后窗，就可以享受到夏风的凉爽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家用电器渐渐普及到农村。到了夏天，人们大都选择用电风扇或空调降温，很少人会再来到小堤上乘凉了，小堤比之前冷清了许多。

但是，我每年回老家时，还会走上小堤站一站，感受小堤带给我的清爽，回味乡亲们在小堤上一起乘凉的那些快乐时光……

马明建